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批評二

批陸宣公奏議十一條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因先有處分李懷光様子在此處便不費手而人心自然悅服此無他誠與不誠信與不

信也。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平敵之後。宴賞將士。須於軍氣發揚之中。行其酬錫之典。憫其久從征役。恐於罷兵失於撫綏意。只合運人在內。不宜另作叙述。以致頭重氣緩。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曰。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云云。

同是忠節。關係有大小之殊。事蹟有難易之
別。孰拔人材正在此際。何得復論官品。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奏既已留中。此疏遂使布露。宣公爲國爲
君惓切如此。宜德宗之不悦於卒也。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論當今切務在決嫌疑以弘聽納。前段欲惡
兩項。雖於時甚爲急切。然識其必不能行。不
過借以起下耳。

奉夫論尊號加字狀

德宗矜其明察自謂迥絕人倫及至好佞悅諛則又昏愚無比讀此旨眞堪絕倒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曰必欲使之歡欣不知厚賞錢帛云云

觀必欲二字可見酬以金帛亦未必盡爲合宜苻堅至淮北其民進蔬肴米飯而不受賞有以夫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一句一淚。一字一血。分明是德宗一幅畫像。又添頰上三毛矣。語語懇摯。步步警拔。讀如此書而不瘳其風疾。眞所謂下愚不移也。又曰。一篇大文字。收處欠緊峭。欠精神。麟鳳龜龍。孔子樂毅等引喩。亦迂遠。亦不切。

興元賀吐蕃尚結賛抽軍廻歸狀

書生料敵。乃爾只是洞悉人情。如觀指上之螺。纖毫不爽。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

狀。

大軍之帥。初復神京。百事未遑。首訪墳御。亦獨何心。悖亂拜惑。況望其既安既逸。能日奉天興元為戒哉。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汴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經濟機宜。國家利弊。明於觀火。捷於應酬。而又能原始要終。先事慮患。眞有用之才。有用之文。絕不覺簿籍文移之氣。委曲轉折。足見

宜公若心然宰相之權輕而君臣之道薄亦甚可傷矣。又曰。措置乖當一段與本題及上下文絶不相蒙且後亦不曾繳到此處纔用臣故曰蓄斂乖宜一語繳措置乖當似欠緊切。又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日下。何等苦楚因想得位行道魚水君臣。言聽諫行膏澤逮下。何等快樂而沒心胸人。反吕聲色貨利子女兒孫舍學違心敗名喪簡自取罪戾亦獨何哉。

批古文奇賞四十九條

戰國策虞卿論講秦不可曰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穆宗朝高文襄王崇嘏之和俺答即用此道

魯仲連不帝秦

此篇叙事多而議論少即議論亦只於叙事中間冷挑熱唱耳妙妙。

信陵君上魏王書

極靈動。極精詳。極愷切。是一篇經國籌邊絕大文字。世人動以其戰國也而少之。亦循聲吠影之過矣。惟後段稍近功利。不脫縱橫之習。然爲天下國家計安危利害。無傷也。無忌以縮高之故。嘗欲舉十萬之師。以臨安陵。至於國家之事。則勤勤若是。今人臨事遺會。不顧國是之大。而徒以快其私仇。此眞無忌之罪人矣。

張儀連橫說韓

張儀詭譎反覆。最無情實。而灑灑言之。亦自可聽。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越絶書。吳子胥南奔吳。

子胥智勇。其父知之。吳王知之。可見當時之賢王與公卿大夫。留心人才如此。

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

其言似恢諧。其中却有至理。但五尺之童。羞稱桓文。不應出於孔子之門。其後孔子又朝

服而請討之。何也。

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

一劍耳。産之有其時。成之有其道。尚且寶護愛惜。不肯輕易。今有賢人君子。鍾天地之間氣而生。得父兄師友之教訓涵育而成。幸而國家得之。當如何珍重者。而乃棄擲若瓦礫。亦相劍之不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史記趙括母上書

合而言之。是一篇將畧。不獨趙括嘗知而已。趙奢眞大將才。不僅僅以策畧勝。父母之所言者。不相佯也。皆名將之道。皆足以中括之膏盲。而括獨不聞。其一敗塗地也宜矣。

陸賈新語曰。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云云。

作春秋者。特擧旣墜之綱紀而修明之耳。豈

是漢前竟無紀綱。而孔子方為立之。

漢文帝封三王詔

河間王辟彊。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

朱虛壻於呂。而終身不黨呂氏。耕田之歌。至令英風凛凛。若先登誅産。自令功居第一。與居止清官耳。猶不自安。況章哉。朱虛之功大矣。今乃敘趙幽王子。而及之。帝之抑之也至矣。朱虛以失職死。而興居以反誅。傷哉。

宣帝日食詔

前年神光見。甘露降。神爵鳳凰集。次年即有日食之變。何言之不類也。弗思耳。

宣帝報丙吉辭封書

丙吉於皇曾孫之保護。何如周到。掖庭宮人。既已引之矣。而報書猶落落如此乎。

宣帝勅讓趙充國書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云云。

大凡用兵多言天象。而充國老將知兵。獨不言天文。

成帝賜王音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云云。

辭意激厲。然外家早已窺其深矣。漢家自有制度。何得崇呂慈母爲言。高祖太宗。顧不重耶。

習鑿齒與桓秘書

雖書辭部令實命意深遠。當看其轉動感悼之處。此時桓元子有移鼎之漸。亦是作晉陽

秋之極思。徒讀十年儒書。不如一詣胥主簿。信哉。

周朗報羊希書

修辭錬句。絶不肯輕意落筆。是以格調亦不高雅。譬如傅粉搽脂。錦裀繡褥。其天然風致。猶有在者乎。

郭璞客傲

景純於富貴死生。無不前知。且桑梓龍荒。年山長順。或遠或近。無不周知。亦以才高位卑

爲著客傲。所不解也。

王羲之遺殷浩書

深源淺中弱植。毫不解事。而橫獵虛名。觀其答桓溫之言。知其倔強自高。讀右軍書。知其護前自用。不敗也得乎。

王羲之蘭亭記

信可樂也四字。極深遠。極有力。一句豁開。自下極力發揮胸中事。絕不拘著題目。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淸流激湍十二字。了却蘭亭景

致。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一觴一詠。暢敘幽情
十六字。了卻修禊一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了卻三月三日。要知妙處原不在多。引㠯爲
流觴曲水。雖無絲竹管絃。亦足㠯掃金谷園
之興。妙妙。

陶淵明孟嘉傳

㠯外孫而爲外祖作傳。固自有難著手處。結
末懼或乖謬四句。極有體裁。先生於外祖固
難極口讚揚。只稱讚揚之人。而其美自見。此

是避實撃虛法。

陶淵明 桃花源記

此時晉室岌岌乎欲為宋矣。先生逃之於酒而不得。思得如此境界率妻子往避之付理亂於不聞耳。後人乃疑為高隱疑為神仙。何異刻舟求劍也。

陸機辨亡論

此等大議。二陸不宜輕易下筆若直書其事則非為尊者諱之義。若隱詞曲筆則非鑿般

毖後之旨。故不易也。前段揄揚仲謀之所以與。雖多溢美。似亦無害。至其後纂逆權機殘酷基禍。一一繫率畧。則辨亡之謂何。權苟下移則有專之者矣。殘民以逞則有殺之者矣。所謂抗存則呉存。抗亡則呉亡。人才關係國家顧不重歟。

張華女史箴

賈后謀殺太子。連結邪黨。以固此座。將有呂雉易劉之漸。而華身親附之。乃區區於威儀

小節。自道箴規是猶舉杯水曰沃燎原之火。庸有及乎。不經大猷而爭通言其華之謂矣。徒識豐城劍氣而不知國喪身亡。亦明闇之顛倒者矣。然其文自流利可喜。

庾亮讓中書監表

此與羊叔子表一般懇到。但羊表末愊。辭官而務賢辭榮而憂國。誠得大臣之體。此表只說得一止足保身。未免濶狹懸絕耳。然戚畹秉鈞之弊。亦極說得痛快淋漓。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春秋冬夏。俱足讀書。今人避暑畏寒。託而爲實嗇。大要只是不好學耳。予嘗思賢父兄在上。不曰世務攖心。又得名師益友。朝夕談議。誦讀之暇。時或酒食燕樂。曰活其機。行遊談笑。曰廣其趣。則聆言所疑。觸境所會。無非古人之眞性靈眞墳典。如此讀書。便如魚之忘水。吁可得哉。

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曰。每時入蜀稟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云云。國家欲收實才之用。策文只合如此。何必幽奇佶倔。使人暗中摸索耶。

徐勉戒子書

勉雖居顯職。不嘗產業。家無蓄積。常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嘗爲書戒其子云。

大槩亦佀清高。然微嫌近名。胡威有云。臣父清

惟恐人不知。倨之矣。未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何等自然。何等博大。

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鄭公於此固難下筆。前極揄揚其盛。而忽歸天命處。尚嫌率爾。玄邃如此才畧。而一著跌蹉。便身滅名辱。足使後之君子觀而鑒諸。

王勃爲人與蜀城父老書曰。鑒物於筆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云云。

灑自清。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

本來是上丞相書。因丞相輕其言故託之舍人耳。不可混過。然呂裴晉公之賢。一旦當權要。至使素交不敢獻納而託其意於他人。則集思廣益誠難哉。畢之無甚高論。只是周至切當。然亦參以權謀術數却便露其本色。

楊植許由廟碣

題不甚大。却做得一篇絶大文章。可與二典

三謨并傳眞所謂造化在手運用生心至於湯武合德一毀更奇方見許由先生不與槁木死灰一般末後神功文武則鷄犬皆仙矣神妙神妙

李觀弔韓弇沒胡中文

此盟識者已逆知其詐李晟不必言柳渾書生亦知之惟當事者悖悖昧昧耳意氣西道四字入神中段輕點甚繫命歟句復結時也命也全是咎其失策處唐世連坐之法甚寛

乃亦懲毖於子長之患乎。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劒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云云。

此是八軍。以代宗廣德二年。合劒南東西川為一道。故曰七軍。晉公以中人貪功生事。白去監軍。梁守謙盡護諸將。與史矛盾。文亦只平平鋪叙。然於當時事無所軒輊。紀功揚抑

僅合如此。

李德裕臣子論

前半立論不利。然單見平淡和雅爲君子。其中全用抑辭。至於小疵大節見下贊皇全爲自己作論耳。

李德裕英傑論

關張侍立終日。豈在駕馭英傑上論。文人多有扭捏牽扯之病。衛青少長於君。其慢易之者。常情也。遂與不冠不見同稱謂爲駕馭英

傑之術過哉。

陳越右太甲論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即使與古人對面。自爲商確同衡。亦應自悔。況其間可危處。尚有未盡者。伊尹何以知太甲必能處仁遷義而放之耶。抑嘗試之耶。賢者之失。失則拘。奸雄之失。失則險。

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

取士者。但當問其賢不賢公不公耳。若只寒

士盡賢而門地必不肖。他途盡賢而科第必不肖。終是懲噎廢食。未爲通論。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序

歐公此時。已明知宋人靡弱之弊。將有西北之患。故借送田畫發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出之於口則可聽。措之於事則全非。此安石所以禍宋。而宋之所以終受其禍而不悟者。不謂其人可誅。而其言遂不可廢。

曾鞏墨池記

文止貳百七十四字。而句句靈。句句轉。便有層巒疊嶂烟波浩淼之致。篇中無一閑字。意致自足。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已下。忙忙碌碌。便補出右軍品行。可見古人作文精細處。

宗澤建炎元年奏

一味老實。自然懇懇切切。可泣可傳。可見至性之文。原不耑在風華典故。

陸游李莊簡公家書跋

趙鼎貴戚之卿。此時社稷阽危。而賊檜方以和議誤國。張魏公勢亦岌岌。又不相協。其過嶺悲憂者宜也。李莊簡青鞋布襪。慷慨而已矣。何得以此非彼。明卿陳大史。乃亦援表銘以飾其評。知之亦淺淺矣。

雜評

令尹子南

子南之惡未甚。其子嘗諫之於初。上既能得

君則當諷停於君父之際何乃嫉其父惡己稔其君三歎而泣而後爭於父耶不已晚乎爭於父必賊於君何可易言也竊威福攬事權馴致滅族之禍矣諫之而能出奔乎然此時但以漏洩君命於私人亦非必誅之罪何遂至於不可回乎

雍姫

祭仲以封人賤職躐躋卿貳立忽立突專擅國威其罪已不容誅矣雍糾之妻謀及於母

而曰父與夫孰親。答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以其事告之而殺其夫。雍姫之罪。豈得以聖賢之道律之。且此祖以不燕於其宮而燕於他室致疑。亦不可以已乎。總來二人者。不圖之於早臨事而為之。無一善者也。邵二泉之論。亦未能盡其道也。

王珪魏徴

朱子借絲粟之說以為委曲出脫。此道學先生之病。若子糾毋貴當立。則諸兒之不當立

明矣。何已立公子諸兒而議不及子糾。蓋傳公諸子。均非嫡夫人之子。且鮑叔不肯傳小白。閉門辭疾。管仲明言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非謂小白不當立也。王魏之事太宗事無可議。但唐之有天下。始終皆太宗之功。建成義不當立。若王魏果有大臣之風。則初立太子之時。便當告之曰世治先嫡長。世亂先有功。秦王英武功多。必不能處殿下之下。而安守臣節。建成亦宜少知利害。建成

能聽則事之。不能聽則去之。何至結納死士賂詒宮婢與元吉日夕圖謀必欲構殺秦王以致六月四日蹀血禁門之事。尚謂之有人心哉。何得以臣各事其主盡忠所事爲解也。

富鄭公以明德作相出守西京。語康節邵先生曰。幸高居去留府不遠。可以時過從。對曰。雍冬夏不出。春秋間至親舊招之或不來。不召或自至。

鄭公碩德重望。齊軌韓范。其奉使契丹也。力

爭獻納二字聲震天下天下想聞風采欲一
見不可得而先生乃應之如此鄭公不以爲
迕二公可謂偉人矣

批阿房宮賦註

長橋偃於水上狀若龍然果是龍當有雲以
從之今未雲何以有龍複道施於空際恰像
虹霓一般果是虹當雨霽而後現今非雨霽
何以有虹二者皆形容之語故作疑似之辭
以取景批與註盡皆說夢橋低偃於水面故

曰臥複道高出於樓閣之上。故曰行空。
王子言六王之子女皇孫言周王赧王東周
君西周君之女若孫下文明有辭樓下殿輦
來於秦爲秦宮人。豈得言秦之公族秦之公
族何須說輦來於秦。及爲秦等語。
朝歌夜絃。互文耳。非朝則歌而不絃夜則絃
而不歌。如詩獻羔祭韭言祭獻而啓氷則以
羔與韭也。非獻則以羔祭則以韭。又如宋玉
高唐神女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非朝則雲

而不雨。暮則雨而無雲也。雲雨亦是借字。
韓趙收藏三句。起下鼎鐺玉石。金塊珠礫也。
取掠其人二句。反映下六國各愛其人。則足
以拒秦也。下且有不能二句。伏下滅六國者
六國也。非秦也。與宮女各爲一段。並無干涉。
何故言六國之美人。美人轉盼色衰。豈有積
之幾世之理。況云秦孝公以來者。更不通。
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言取於其民。掠於其民。
朝廟府藏之所積。殆如山然。掠字從今之諸

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禦字來亦從爭民施
奪奪字來。
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者。有土地而不能辟。
有田野而不能治。汙萊荒蕪。以致室如懸罄。
有賢才而不能舉。反資敵人之用。有百姓而
不能撫循。乃反陷溺之。任其散而之於四方。
一旦有取亂侮亡之師。以守則不能固。以戰
則不能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米粟非不多。
兵革非不堅利。委而去之。敗亡奔北。社稷淪

喪。宗廟爲墟。舉凡平日倚疊之物。盡皆簿錄捆載而輸於秦矣。輸者運也。轉也。非納也。正指下另玉金珠。府庫中種種諸物說。如何作不能有解。晦菴先生西山先生。泥定其人二字謂是六國之美人。殊不知唐太宗諱世民。當時世字則或諱。或不諱。而民字則十諱其九。此人字即代民字者。言取掠於其民者。非取掠美人也。二公大儒也。眞儒也。此文之膾炙人口。行及千年。猶尚有此誤。況其下焉者

哉。

看文貴得其大義不當屑屑求之字句之間。如簷牙高啄。乃作者尖新鬭巧之詞。呂對廊腰縵迴耳。本無至理。而解者務爲穿鑿反致背戾。即如許說簷牙尖彎若牙。高聳如鳥之啄。文是啄。卓。法。乃是喙。晦。夫鳥俛而啄。焉得高聳而謂之啄者。尖彎高聳者。在四隅之角。卷而上向。或角之端有獸。若猿猱然。其獸好險。龍子九種之一。今一時忘其名鴟吻之類

也。皆不可言喙。簷牙未詳。若曰簷阿之內擬

擬然者。其狀若牙然。其下有罘罳曰承之或

是瓦之下垂者。比比如齒。故謂之牙。至於詩

如翬斯飛註云。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

而矯其翼也。則得之矣。

爲門人批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論

教化陵夷。未必便是不仁。只是悠悠泄泄。不

曰風俗爲急。作興爲先務。日漸闒茸。遂致於

陵夷耳。陵夷者。山陵丘阜。日漸坍塌下來。遂

與平地一般。故曰陵夷。此題立格有三。其一兩扇格。教化陵夷作一半。風俗頹敗作一半。中間上下關會。輕重得宜者是也。其一倒插格。先將風俗頹敗講透了。然後歸咎到教化上。祇緣教化陵夷所以致於風俗頹敗者是也。其一順做格。攬住教化二字痛加洗發言君相之所以孜孜汲汲。慎於教化者何故。只因教化不可陵夷。教化一至陵夷風俗立致頹敗矣。可不懼哉。未有不立格不立意而可

謂之文者。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改定釋奠儀注

之瑜不知本邦各官職司異邦之人。又引嫌。不敢每事問。而外州郡則僚屬。非君臣。於例不合。今不得已。但㠯天朝爲則。而藩封則擕類而行。

一獻官三員

親奠則上公爲初獻典禮之官爲亞獻
在天朝則宗伯爲亞獻侯邦亦應有之
如魯有三官宗伯及大司寇宋有司徒
大司馬司寇晉楚皆有司馬鄭有冢宰
司空則典禮之官重職也必自有之特
見於經傳者少耳若夫宗祝之宗則位
卑非也太常寺亦禮官其專司祠祀
親奠則無暇爲亞獻稍次重臣爲終獻
則天朝則光祿寺卿爲終獻或命世子

祠於學宮。則世子爲初獻亞獻終獻同前。若上公入覲在都。則吕卿攝祭。或冢卿。或亞卿。或下卿。隨便差撥。亞終獻官次之。若尋常釋奠釋菜。則學官三人主之

釋奠官員及執事人役習儀在位。及應用人員。二一槩標置其上。

獻官三員

分獻東西哲官二員。又次於終獻。

陪祭五六員。或介弟。或有大小職事人員。禮貌莊重誠信者即可。不拘品位。不論人數。但擇其相宜者。

祝二人（兼書祝。先一日。塡獻官職名。捧祝詣瘞坎。）

司籩一人。陳設一人。

司豆一人。陳設一人。

司俎。啓俎蓋登鉶。及陳設五人。權用三人。

司簠簋一人。陳設一人。

司爵四人。兼奠爵先聖。兼東哲。四配一人。西哲一人。

司尊。舉冪。三人。四配。兼東哲。

罍洗。司勺。司巾篚。三人。

盥盆一人。親奠則司爵至此四項。須親信之人為之。不論高卑。下司帛同。

饌盤。徹饌捧饌。詣瘞坎。七人。

司帛。捧帛。奠帛。七人。

司香燭。一人。

典儀一員。須重臣端亮者為之。

專理祀事一員。須謹厚者為之。

省牲。

陳設拜位祝案。堂上一人。殿下一人。

執事拜收撤闔戶。洗滌器皿十人。權用

二人。

通贊二人。

贊者贊引六人。知禮謹慎者為之。親奠

則引贊二人。須親信之人。

鼓吏一人。

監禮一員。精明有風力者爲之。專糾懈
怠及不恭肅者。與典儀相爲表裏。
監饌二員。擇誠慤謹愼者爲之。權用一
員。已上均須齊集。
提調瘞坎二人。權用一人。
燈籠四人。已下四項暫省。
庭燎四人。
宰牲屠牲。
滌牲。

陳設滌濯掃除。權用二人。掃地或爲壇。

儀注

一士三人。擇謹愼周摯者爲之。一人至東塾前專理祀事。稟上命。命之。攝祭則專理自命之。一人自東角門進。歷東丹墀。視盥洗諸物。升自東側階。視尊爵勺冪。視籩豆。至堂中。視各項陳設。過西榮。視簠簋登鉶俎饌盤之類。降自西側階。歷西丹墀西角門。至東塾門外。跪稟濯具。言潔而且備此即告濯具也。

一人出東角門外遍視牛羊豕訖同至東塾門外禀牲牷博碩肥腯此即及充也一人過西入潔牲之所遍視屠牲之具及鼎冪諸物訖至東塾門外跪禀鼎冪諸物並皆潔淨此即啓鼎冪告潔也

已上見詩絲衣文公曰為一人非也天子元士至下士一千五十三人豈有一人兼三事之理即諸侯亦不然

告畢牽牲二繇中門入餘十二人繇西角門

入。至潔牲所。爛治士十二人。自潔牲所捧毛
血。正廟四人。開中門入。隨閉。餘八人。繇東階
陞。薦正廟。四盤。四配兩哲兩廡各一盤。薦訖。
退。至月臺。朝上叩一首。各散立。起鼓初嚴。鼓初
嚴司香燭奉燃燭。先出。由東角門。歷東丹
墀升自東側階。至月臺。置燭於地上。行一
拜。禮訖。至正位自下諸神位前。燃各香燭
訖。退。廟中西哲右後立。事理祀事自下諸
執事者。呂序由東西角門出。序行至東西
丹墀階下。序立東西相向立訖。專理祀事
監禮典儀饌盤。各升遍燃庭燎香燭。專理
西側階。至捲蓬下。
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至捲蓬下。行拜禮。

序立典儀隨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執事者至
月臺行一拜禮訖籩人司籩豆人司豆司尊
者實酒於尊餘俱同正壇陳設。先薦盞次籩
豆。登鉶并兩俎陳於西案前登鉶俎俱自潔
牲所。次陳登次陳鉶又四人舉盤二至兩案
階下階上人。升肉於俎每俎兩人。舉至正壇
陳設次陳饌盤鼓再嚴。通贊贊引祝至捧籩
下行拜禮樂舞生各序立於丹墀兩傍鼓三
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外立候通贊唱樂

舞生各就位樂舞生各以序進立於殿庭奏
樂之所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墀東西兩階
各序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四班
舞生之首在西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
向外立通贊唱開門管門者開戟門中門訖
外施行馬先時行馬在西側通贊唱陪祭官
各就位衆官繇東角門入就位訖以後倶同
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
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亞獻終

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亞獻終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獻官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於獻官東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廟由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門出。東廡隨之。過西。西廡隨之。瘞於坎。西丹墀將餘存毛血。同瘞。遂啓俎蓋簠簋籩豆登鉶等蓋。通贊唱參神。舞生執羽籥。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獻官以下倶拜訖。麾生偃麾。樂盡。擽敔。通贊唱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升階。取一爵於坫。授執爵者。捧虚爵四。配四爵隨之。贊引唱詣盥洗所。引獻官降階。至盥洗所。東面立。司盥者捧盆。贊引唱搢笏。獻官搢笏。盥畢。進巾。贊引引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并洗四配爵。拭訖。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擧冪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司帛者捧帛。同

捧爵者俱由中門入。至神案之側朝上立。贊
引引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
位前。麾生擧麾唱樂奏寧和之曲。擊柷作樂
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搢笏
獻官搢笏。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於獻官
右。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旦帛授
捧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
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此時司帛者即
將帛籠蓋訖。移至第三行邊下朝西奠訖。贊

引唱奠爵獻官獻爵。已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詣酒鐏所。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出。至四配酒尊所。贊引唱司鐏者舉冪酌酒。先時捧四配已洗之爵者。已爵受酒。同捧帛者四人俱在獻官前行。贊引引帛爵獻官。俱由左門入。帛爵至神位前。朝上立。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

接帛賛引唱奠帛獻官獻帛呂帛授接帛者
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
於獻官獻官接爵此時司帛者移帛如正壇
俱移於邊西南朝北奠訖賛引唱奠爵獻官
獻爵呂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賛引唱出
笏獻官出笏賛引唱俯伏興平身賛引唱詣
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位捧帛執爵者
跪於獻官左進帛爵訖移帛者移於邊東北
朝南奠訖賛引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

同復聖贊引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宗聖贊引唱詣讀祝位讀祝位即在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於獻官之左贊引唱跪獻官並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衆官皆跪陪祭官俱跪訖贊引唱讀祝讀祝者讀畢仍將祝文跪置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麾生擧麾不唱樂生接奏先未終之樂贊引同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

原拜位訖。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贊引詣各
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兩哲兩
廡分獻官。升階。贊引引東廡獻官。循捲蓬外
過東。至東廡。西廡獻官循捲蓬外至西廡盥
洗獻奠。並同正壇。兩哲分獻官。取爵於坫東
哲八爵。西哲八爵。四人捧爵前行。降階至盥
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同唱搢笏。各分獻官
搢笏盥畢。進巾。贊引引分獻官至洗爵所。北
面立。洗爵進巾。拭訖。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

官出笏。兩廡各有盥盆。爵洗酒尊。帛。儀同兩
哲。但唱贊時。升階即入兩廡。與此稍異。贊引
同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詣酒罇所。同唱
司罇者舉冪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與
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堂東西神案
之側。朝神位立。贊引唱詣東哲西哲神位前。
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詣東哲西哲。俱由左門
進。各至香案前。同唱跪。同唱搢笏。各分獻官
搢笏。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於分獻官右。

西哲　西廡捧帛者跪於分獻官左進帛。分獻官　接帛贊引同唱奠帛。分獻官獻帛吕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此時司帛者。移帛於案南西哲移於案北。分獻官　接爵贊引同唱奠爵。分獻官獻爵。吕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先進五爵捧爵者。每位前奠一爵。次進三爵。即奠香案上。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復位。麾生偃麾。擽敔

樂止。各賛引引各分獻官至原拜位立。執事者亦隨至罇所立候。通賛唱行亞獻禮。賛引引亞獻官升階至。以爵受酒。並同初獻。但捧爵者一人。由中門入。賛引引亞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安和之曲。擊柷作樂。賛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儀。行禮訖。賛引引亞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賛唱行終獻禮。賛引引終獻官升階取爵並執

事者。儀同亞獻。但麾生舉麾唱樂奏景和之曲。擊柷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俱在廟內兩傍。立候徹饌。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執事者設一席於廟中門外中霤前西楹之東北向。贊引引獻官升階。於捲蓬東楹。進至所設席南。過西。就飲福位席端朝上立。祝取正壇爵一取復聖宗聖爵和之。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壇羊左肩胙置於盤

贊引唱升飲福位。令二執事立於獻官西。贊
引引獻官至飲福位。祝與捧福胙者出立於
獻官東。獻官西。二執事與捧爵捧胙者相對
立。贊引唱跪。通贊唱衆官皆跪。贊引唱搢笏。
獻官搢笏。祝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贊引
唱飲福。獻官接爵。祭酒。啐酒。奠爵於席北端。
贊引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跪。搢笏。卒爵。
西傍接福酒者。跪於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
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贊引唱受胙。獻官

接胙西傍接福胙者。跪於獻官左。接胙捧胙由中門出。管門者啓行馬。出後復施。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獻官衆官皆同。贊引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通贊唱徹籩。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執事者。各於神位前。將籩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節者在東。進至於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

進至於西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舞生於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盡。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辭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執事者各詣神位前。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瘞所。正殿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門出。兩廡執事

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捧祝帛者過。詣贊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亞獻終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贊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上偃麾。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各官俱朝北一揖。回至露臺上。初獻官亞終獻官。分獻陪祭各官。以次東邊西面立。專理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以次西邊東面立。通贊贊引。祝。北面。以西爲上。

圓揖。如上公世子親奠。各官俱就東塾起居奉賀訖。各官仍前序立於大門之外。圓揖而畢。

廟規

大人盛德。不嚴而肅。中材初學。入廟思恭。率惰慢邪僻之氣。㠯承祭祀。則瀆神斯甚。是雖演禮之所。未爲對越之時。然安爲故常。則莫之能改。茲所㠯習夫進退之節敬恭之容。豈可不戒視成理。宜預爲申紛。所有禁戢事件

畧舉列示、静聽鼓聲既震之後、各宜遵守、毋得故違。

計開

不許讙浪笑傲。惟得言廟中公務或違錯或不及。更當處公酌議、辛剝駁定、若退有後言。非所㠯共成厥美。

不許閧擾諠譁。

不許跛倚怠惰。

不許侮慢忿爭。

不許失伍離次。

不許跳躍呼號。

不許代庖越俎。

不許作過遂非。

不許棄職誤事。

不許附耳傾斜。所言公。公言之。

已上諸款。如有犯者。監禮典儀等官。即刻糾舉。勿致容隱。特示。

右榜諭衆通知。

年月日示

衙門押。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終